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堂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止堂集卷四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論車駕久不過宮無以舉記注職守疏（紹熙五年五月）

臣輙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無才術謬司記注近數奏論過宮稀闊載筆難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抗章自劾陳乞竄

逐聖恩寛大俾復故官威命一臨跼蹐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冒昧條舉一二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初無免到宮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耶寻常問安偶免到宮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宮使臣又何如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宮既云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宮之旨在朝羣臣累請

問疾乘輿已駕道路已清而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為壽皇服藥肆眚天下連日都人顒望翠華之出不啻望歲而陛下宴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然此特見之闕報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傳至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計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為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羣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或將順或正救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人言語忿激引類褻慢殆不可恕而

陛下受之曾無難色一入内庭其意即異果何為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也然誤陛下者不特間踈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儻非羣臣忠愛陛下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内實背之是必有謂羣臣舉不足信者也謂羣臣舉不足信則是又踈間陛下之君臣矣羣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惟恐羣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性

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為說不一而足臣覩近日壽
皇遊幸而陛下無所効獻壽皇服藥而陛下不及省問
陛下豈忘此者是皆內侍輩自愛已甚惟恐陛下疑其
輒通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今
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之臣鉗口而不敢
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見矣豈不痛哉彼小人者既
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于上內外不
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為而陛下不悟乎若此

等事法皆不利於陛下之身而陛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知纖悉必察何獨于此略不省覺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彼但使父子恩意之間一日損於一日如履淤泥一步深于一步則不待更加讒毀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慘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于天命安能終于睽惟患聖心不回耳聖心一回臣以為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衰有蠹則衰一去其蠹木如初矣父子本無睽有間則睽一去其間

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將平日為間之人揚於王庭明正其罪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小有所不及之事蓋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下哉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恩絶而後悔小人之間遂而後悟天下之亂作而後圖則無及矣惟陛下速為宗社念之臣為右史輙及陛下父子之間自知必干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之職終不舉是以率意極言無有所隱惟陛下幸赦其愚取進止

附日記云是年五月癸未後殿起居乞直前奏事閤門報止引梁侍郎起居彭舍人別日宣引因思連三日不得直前乃不離班位鞠躬奏云臣為右史而不得直前有忠言而不得達上惟有叩額龍墀以明臣心因伏地叩頭久之血漬龍墀之塼後起奏云臣啟陛下事急矣陛下為人誤陛下既不納臣之言臣當拜辭闕廷而行乃於袖取出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出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令舍人上殿奏事乃趨出

易鞋赴班侍立竢宰執奏事退遂陞殿奏云臣蟣虱小臣仰犯威怒罪當萬死仰蒙陛下寬仁復賜引對容臣奏事訖下殿謝恩上云素知卿忠直卿理會甚事奏云今日之事無大於過宫臣自三月十九以後累有奏疏論此事未蒙開納令再有劄子奏陳上云甚好逐段開陳上皆以為是且云須著過去奏云陛下在外庭與羣臣言及過宫事聖意更無齟齬且與之約為定日及一轉入御屏此意便别此必有人誤

陛下不然必不至此上首肯之然聖意終未回也是日余同知因開陳過宫疏閤淚告上云適來如右史彭龜年叩頟龍墀以致忠懇臣子到此豈是得已言之甚切

明堂大禮議 紹熙五年六月

六月二十八日准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

尊壽皇聖帝喪事内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
照國朝典故即無梓宫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
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
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赴御史臺
集議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
陳而有大喪則廢所以致壹于喪也及其既殯則惟天
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
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壹之義也恭惟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宫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况天子之喪菆塗龍輴而紼者其輴之索也謂之越紼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惟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紼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紼之有越紼且未合于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孰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宫以成喪禮俟喪禮既成然後議此庶得

允當謹議奏聞

請御殿施行晝一疏 紹熙五年七月

臣輙有愚見不敢求對謹具晝一奏聞一竊聞御殿有日此事須是先具一奏奏知太上皇緣陛下即阼已近一月而父子尚未相見想聖心亦不能一日寧也直須一兩日納一起居奏不問達與不達令泰安宮提舉官收作一處在太上皇左右若一日聖體平和見陛下念父子之心如此勤切亦必感動今已擬一起居奏檢乞

就來日便賜親札差人申奏泰安宮伏乞睿照一陛下令御正殿受朝羣臣上當以向來晚出為戒前日車駕出朝泰安自宰臣以下立侍殿廷已覺稍久必是內侍循習舊弊先報催班候得班齊御來奏知所以致此欲望睿旨御藥院閤門如遇朝殿候車駕御後幄方喝排立候宰臣已到班位方喝班齊車駕即時御殿仍駕出駕輿早晚亦先定一時候謂如五點駕輿攢點御殿使內外執以為節無不夙則暮之過不勝幸甚一自陛下

即位以來羣臣章疏朝奏暮達下情不壅誠為天下之福但聞邇來臣僚章疏亦有不下者若是已達御覽其言未合聖意亦合付之外廷使議可否不應留而不下使未達御覽必是有人隱匿此豈可不立法以關防之耶臣愚欲望睿旨通進司每日臣僚所上章疏當晚具一單子進呈開列項目如某人劄子留中即乞御批一留字如某人劄子付出即不須批卻以此單子封付三省樞密院檢討免為小人壅蔽聰明上累盛德令具單

子格式奏聞伏乞降付通進司逐日依此開具進入一
臣僚上殿或有進呈劄子竊聞舊制遇臣僚奏事訖隨
興入内内侍官即便收拾劄子當御前入一黄袋就封
于御屏後便請御押入内付與直筆内人伺候進呈庶
免遺墜漏泄之患伏乞睿照一御殿之後欲乞聖旨閤
門按日輪引侍從臺諫官一員奏事候引侍從臺諫官
畢日次引卿監郎官以下轉對官庶幾在列之臣皆得
一望清光雖登極以後故事若從特旨施行不特有司

啟請尤見聖主不倦接納之意右謹具進呈伏取進止

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二日准省劄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右掖代言之職政籍明一哉之心況當聖主嗣位之初更應用斐然之士要使訓詞之温厚必資道術之通明苟非其人適足為累伏念臣頃叨科級不以詞章素乏雕蟲之能焉識演綸之體猥緣末學嘗袝初潛由此推

遷恐誤差擇仰惟皇帝陛下始臨大寶廣攬羣英寧無緯國之文可修播告何必備官如古首進凡庸欲望睿慈亟還成命改畀賢者庶穆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候敕旨

再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七月十三日准省劄以臣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感命游臨不勝悚懼臣近常進對親聞玉音為潛邸人恩例當候壽皇聖帝祔廟畢日施

行臣已仰贊陛下即阼之初示人不私之意如此伏念臣嘗叨潛邸講讀今日忽有此除若冒受之是失陛下前日宣諭之美意實自臣始臣所以逡巡退避不敢祗受臣前此累有劄子陳乞補外未蒙朝廷施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收回新除恩命與臣一在外差遣庶使天下知陛下用人以公不為新政之累不勝幸甚伏取進止

三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臣再辭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臣控辭懇惻尚闕俞音不避天誅再三冒黷臣近于陛下登極之日即聞宣諭初政以收召人物為先如朱熹陳傅良皆合召來次日同沈有開進對又復及此臣竊贊嘆陛下始初清明登進人望若用人每每如此何憂天下之不治自此以後召命遷除日日有之多慰人心固無可言乃十二日潛邸講讀官五人並蒙遷擢臣亦預焉物議遂生

矣臣竊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政是力行好事之時多為潛邸舊人攀附爭進遂致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內虧主德外紊朝綱所關非細也是以英睿之主必先留意于此竊聞唐太宗即位之次月房玄齡欲進官秦府舊人太宗以為不可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若太宗可謂以天下為心者矣臣自備員講讀以來豈止望陛下為太宗所為今若貪榮慕祿致陛下有

媿于太宗則臣之罪大矣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處分若陛下未能俯聽臣言自此必有援例以請者陛下拒而不予則彼將有辭予之則倖門之開實自臣始臣不忍也惟陛下留神思之從臣所請以尼倖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入内朝見奏事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奏稟臣見今月二十七日以後外廷臣僚累有表請御殿臣緣陛下即阼以來幾及一月未曽一面清

光不勝臣子戀慕之情欲望聖慈許臣入內朝見庶可

奏知亦得陳過宮定省之禮不勝幸願之至

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 紹熙五年八月上時為侍講

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

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可不兢

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偽用人

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

陛下于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為

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

學推明明德于天下要其極不過于正心而心之正不

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耳何謂義曰出于吾心之誠

然而不能自已者是已何謂利曰不出于吾心之誠然而有為為之者是已且如孝于父母是吾心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于父母為父母之所譴責為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為之則是有為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為為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為為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絕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

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為而為之事漸少無所為而為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偽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為之則為誠不從實而為之則為偽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偽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惟其實故患難中為好事逸樂中亦為好事為之初不待勉彊不為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惟其不實故時暫為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為好事無人則

忘之矣雖勉彊而終廢雖遮護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惟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于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恣于耳色易恣于目安逸易恣于肢體芻豢易恣于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惟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已則前日之實反為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

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惟以辨君子小人為職于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近君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潛德王邸固以知人為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性情而後能知人之性情故性情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性情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于治性情所謂治性情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為利或害焉以為善或惡焉人君如之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云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奸

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省審臺諫論列何從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政既入則置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阼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聰明而猶塈讒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内侍輩有諒闇罷講之說陛下卻而不聽此葉公所謂不以小謀而亂大作此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

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徳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要者在于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緝熙聖學願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為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論人主當理性情疏 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人主莫大于理性情理性情而王道畢天下可得

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于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

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僞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臣仰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主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也惟是傷于太急臣侍潛邸講讀之暇每以為言亦嘗陛下和顔開納不以為非今既踐大寶則嚬笑之間治亂所繫尤與昔日不同今日若急則所傷多矣易稱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

御衆以寛稱湯曰克寛克仁寛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寛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寛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葢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斷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于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學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比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

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令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從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自然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時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為

先偶有愚見不敢不盡直言狂率罪當萬死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論人主求言問學當務實疏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纂承大統以來凡有訓詞人皆傳誦而質直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潛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唐虞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溯其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

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觀近日求言之詔既下士大夫所上封章並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不為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也然今已一月所得于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于聖德者逐旋編類以備采覽亦不蒙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足矣講筵久開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故臣區

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紹熙五年九月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驚惕莫知所容伏念臣受材不長賦性甚戇自登班著每觸危機幸際休明數辱甄擢曾未一歲已歷四遷寵榮狎來進用太暴多取名器公

論不容反揣凡庸懖德無限㤗惟皇帝陛下虛己求治

為官擇人有如東曹當用一世鑒裁之士豈謂不肖乃

有貳卿銓綜之登況即真除尤非近例不特誤陛下知

人之哲抑亦動天下好進之心使臣貪榮獲罪必矣臣

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

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免吏部劄子紹熙五年九月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吏部侍郎恩命特降詔書

不允者臣控辭懇切淵聽難回溫詔丁寧寸心益懼敢避訶譴而憚布陳重念臣素抱愚忠久蒙睿鑒有懷未盡此志便違豈忍欺君徒欲徼寵蓋陛下令日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而臣跡太危臣分太滿挾此四太其能自安庶幾一言儻或垂聽凡居右史必攝掖垣近或朞年方始真擢有如弱植乃辱徑除已為不次之遷每切踰涯之愧未越兩月又貳三銓有何勤勞獲此寵數若謂軫念舊僚之故則其叨竊名器已多除授既輕僥倖必

啟此臣所謂用臣太驟一也臣入朝未久流輩甚多有
昔為同列而今尚為郎有近在其上而忽反在下較其
才學則百不及一計其名位則畀遂踰尊在朝廷必有
積薪之譏而小臣亦負維鵜之誚身為法從而物望如
此人皆賤之則國體柰何此臣所謂處臣太高二也臣
性惷愚動輒忤物世路艱險直反見疑況司演綸嘗有
駮論雖荷聖明之聽察然積仇怨以滋多臣雖不顧身
危何以報國此臣所謂臣跡太危三也臣本州縣碌碌

之才無朝省袞袞之望一丞農扈之後屢貢外補之章請之益勤進之愈驟自知盛滿必有咎殃近日以來舊疾數動方欲投誠于君父將祈息影于邱園忽有此除恐不免禍此臣所謂臣分太滿四也有一于此求全已難上不獲譴于天下必貽怒于衆陛下雖欲用臣而恐不得其力臣雖欲報陛下而無所效其忠反覆以思跼蹐無據但有再三之請仰祈萬一之從俾去銓曹不干公議或于經幄尚許備員即頂踵于生成誓糜捐而報

塞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論經筵講讀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輒有誠懇仰干淵聽臣素無學術叨侍經幄朝夕凜凜大懼無以稱塞伏見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並除侍講而臣忝為吏部侍郎班著偶在二臣之上臣之學問委是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以學問高下為差不當以官職雜壓為序兼臣照得傅堯俞任吏部尚書兼侍讀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兼侍讀班

序在堯俞之下堯俞以頌國之老臣學識貫通非堯俞比遂乞邇英進見居頌之次且以竝侍經幄事異外廷崇德尚齒足以風勵天下為說其奏見堯俞集中臣愚欲望聖慈許臣如堯俞之請當講之日令臣班傅堯俞之下非特使臣愚分少安亦于公議為允取進止

論車駕過宫編類章疏等事奏紹熙五年十月

臣以氣疾再作伏蒙聖慈賜告將理至今累日未能一望清光講筵既開不得入侍每念及之神為之㦝臣雖

抱疾苦不敢忘國偶有愚見輒畫一開具仰裨聰明伏
乞睿覽一竊見近日雨澤太過諸處水發有渰浸去處
百姓間被陷沒非小故也至今陰曀日甚雨意未止欲
望陛下精禱禁中反躬自咎以期感應仁宗每遇水旱
多在禁中祈禱不事虛文此陛下所當遵法者也其有
合拯卹事件亦聞羣臣各有奏請朝廷見議施行臣區
區之愚更望陛下親御宸翰批付三省朕自即位以來
大風為災霖潦交作諸州又有旱暵去處皆朕不德所

致夙夜不遑康寧今年明堂大禮乃是尊承太上皇詔旨非朕敢以涼薄矯舉以祭可令有司于祝冊赦文之中備述朕反躬自咎之意仰祈景貺惠福生民庶使孚誠旁達可幾昭格一二十四日車駕必朝泰安宫若聖意欲徑造寢閤積此至誠當能感動親心但臣愚見欲乞陛下至日朝見之時如太上皇帝喜悅即少款曲侍左右若微有不悅即乞陛下為宗社大計且畧行禮而出伏乞睿照一連日輪對官所陳劄子必有仰合聖意

者更乞施行二三凡臣庶所上封事雖已有旨降付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臣愚欲乞陛下再批付三省令下後省將封事中有益聖德之事編類成冊進入以備省閱庶幾或有所補亦使天下知陛下求言不為虛文不勝幸甚

乞進忠讜遠邪佞奏 紹熙五年十月時為接伴使

臣伏自初九日陛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夜至平江府從此按程前去不敢住滯迓客一事

自有故常不足重厪聖慮惟是自離國門見沿塗積潦淹浸民田目即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木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百姓乏食全望蕎麥以相接續而田水不去天霽未期設使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餓莩斷不可逃陛下罪已求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而災變未消實有可懼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親切及民之事共致懇切事天之誠每事求實不為虛文登進忠讜以壯陽德

斥遠邪佞以消陰沴庶幾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
闕廷取因目所親覩之事郵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
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黄

臣竊見漢元帝時日青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為
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
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宣王
然臣誠恐小人别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

免為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更加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四

止堂集卷五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應詔論雷雨為災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伏准吏部牒録到十月八日詔書以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為侍從職在論思不待

訪對而可言況有詔書之罪已儻有所隱寧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為實事則陛下即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畧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可感乎臣聞慶歷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嘗謝過上前仁宗諭之曰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退而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

祐中又以星變内出手詔十二條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于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以聞于是文彦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委曲面奏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謂陛下今日當先博采應詔之言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可應天而消變雖不為此衆臣亦以為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

和之理當責議臣以其學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誠知治體之論也陛下儻責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虚文應詔陛下儻徒事虚文則臣雖以實對亦無益爾是以臣先以責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今明詔所及止于上躬過失朝政闕遺蓋知當務之為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為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萬物者雷風也君

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天有雷風之變乃為人君號令之應雷為天地之動物最為不測而難信者然發以二月收以八月人事候之以為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蟄而無病焉若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嘗因雷之非時而反求之號令之間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即位以來好出御筆陛黜之間多為不測若示人以聰明威斷其慰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

一怒繫萬物休戚而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告神宗皇帝曰陛下好于禁中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夫公卿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而不賢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姧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怨謗歸于陛下此光體要

疏中語也陛下向在潛邸固最愛此疏豈今日乃忘之耶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誦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為是為非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為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聖帝因山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稽山大臣以為土薄復卜赤山太史又以為不吉復令卜下宮為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司應辦蔑知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移御之所有國之大事也至三易其處使天下聞之莫不疑惑此又非朝廷之過

乎隨龍人推恩陛下即阼之二日固嘗有宣諭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尚未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孰為重孰為輕有識者聞此訓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下誠心實德不孚于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廟議無一定之規故出有令二三之惑臣故以號令不信為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雷震不時應或在是孟冬之月六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

當生爾今乃淫雨為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強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盜賊病平民陰勝也邊陲多騷動陰勝也陛下受天明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勲而威福之柄實在陛下前日大臣蔽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覺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彊之病宜無有也陛下自在潛邸不邇聲色及登大位親灑宸翰以聲色及酒為戒既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治之患宜無有也

惟是陛下思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絶不得通求之愈切閡之愈固使陛下彷徨無策經營南内將有移御之慮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于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否乎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應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遥正自可見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為不然而不慮之也推之已事亦可監矣陳瓘嘗謂承顔養志當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

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臣願陛下如璀之言以事其親則内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阼之日即以收名人物諭臣及名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固多君子矣然臣嘗窓察搢紳之間則多猜防顧忌之心無安舒閑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于人而昵比小人之迹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預聞而小人

誤陛下之意君子或不能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蝟集今雖小弭然飢寒漸近雖朝廷多方軫卹而州縣在在無米失今不圖向後盜賊安保其不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湖南蠻獠今年侵擾内地已費調護粗得平貼似聞敵人復求疵于言語文移之間或方内虞飢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釁備禦之策范如揗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淫雨為災應或在是臣

素無學術不善推步因災求類以薦所聞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事責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己則轉災為福反沴為祥直反掌之易耳惟陛下留神念之臣以使事在遂輒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語狂妄甘俟顯戮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再辭免侍讀劄子 紹熙五年十月

臣近于十月初六日具奏辭免新除臣兼侍讀恩命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賜臣不允者威命下臨不勝戰懼輒冒呵譴涔貢忱誠伏念臣本無學術充員經幄已為過分今又偶以官職在衆人之上進叨侍讀之除是陛下講讀之官不問賢否循次可得豈不上孤緝熙光明之意此不可一也臣昨在太上皇朝嘗因輪封有劄子論講讀之官不可不擇具其說謂本朝選擇講官具有成憲或近取之宰執或遠擢之布衣但問學術之淺深不限官資之高下今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儻平時未嘗留意

于斯則雖賢何以克勝其任臣前日既為此奏今日乃
親蹈其非若以前日之言是則今日豈可不辭若以今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言為妄此不可二也臣近以中書
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並除侍講而臣忝為吏
部侍郎班在二臣之上臣自念學術委不如二臣遂引
傅堯俞奏乞講筵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未准回降
令若令臣為侍讀即又在二臣之上臣儻受之即臣前
日之請乃是虛文臣既以虛文侍陛下之講讀則安敢

以實學望陛下之踐履此不可三也臣愚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收回成命别擢名儒以侍進讀庶幾有益聖德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三辭免侍讀劄子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輒有誠悃仰干淵聽臣近以辭免新除侍讀恩命恭拜詔書不允遂于十月初八日再具劄子辭免即出國門接伴北使至今月初八日回程乃知上件劄子未蒙付出而閤門已報臣前來祇受侍讀告命臣退而自揣

不勝戰懼臣無素材學不堪世用誤辱恩遇過于衆臣是以前後辭官詞語懇切而迫于威命不得已而受之陛下若以為非出情實徒為文具故不復報聞則臣上罔君父下欺搢紳搽之公議豈復可赦不惟難以受官又且當行議罰陛下若察其平素非事矯飾則天雖高遠終必從人是以不避煩瀆再扣天閽伏望聖慈檢會前奏特賜施行所有侍讀告命臣未敢赴閤門祗受取進止

貼黄

臣竊知侍讀職事已令陳傅良兼權欲望聖慈正除傅良侍讀不惟慰愜公論臣亦可以安職伏乞睿照

論車駕移御南内于義不安者二于國不安者一奏

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恩深力小恨無補報惟有區區樸忠知無不言庶以仰俾聰明俯酬惓惓陛下惟實

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卽阼以來聽言納諫不啻如流雖
臣狂愚亦荷采覽獨移御南內一事臣凡五次口奏始
若俯肯終于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然採之公朝無
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黙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
謂陛下此舉于義不安者有二于國不安者有一謹條
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攷
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卽安南內
之意異時攢宫既畢虞主既還几筵之奉誰復主之陛

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于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為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之事固便于事父母然為父母而捨其祖于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為祖屈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内之朝于事祖事

父踈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旣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宫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旣奉壽皇几筵于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他矣陛下若捨而之他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處于外是爲父母而捨其祖此于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于百姓禁戢掊尅優卹將

士不得罪于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謫不得罪于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涣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者今日陛下移御南内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未知懲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于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于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逺察之衆論而獨斷

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于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戇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于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貼黄

陛下今日欲見父母乃第一事移御南内蓋求遂此

也而臣固諫以為不可豈以陛下不可過南内耶前
三事處之未有道則不可耳伏乞睿照

論淮東浙西遮角違期奏紹熙五年閏十月

臣聞郵傳天下之脈絡也人之脈絡壅滯則必病國之脈絡壅滯則必危故天下郵傳不可使壅而邊防為尤甚春秋時秦將襲鄭鄭商人遇之于滑使遽告于鄭鄭知而備之故秦無功而還遽猶今之急遞也漢趙充國上屯田奏自金城至長安報下財七日古人于邊防郵

傳其速蓋如此誠以備禦寇侮稍或稽緩則國必受禍不可忽也臣等誤將使指出送金使九月八日忽報盱眙奏使人欲初十日過界即乞陛辭出門及至盱眙則知使人在境已十三日矣問之盱眙則初三日得泗州牒報即時入粉牌遞申朝廷粉牌遞日行三百五十里合以三日至進奏院今乃用六日是違滯三日也據本軍申近日諸遞違滯不特此爾登極赦至本軍遲兩日十一時金字牌至本軍遲三日一時夫二者期限比尋

常文書最急者也赦書字牌尚且違之則他可知矣邊烽無警偶不廢事然偷玩成習萬一不測致失備禦其貽禍豈細也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樞密院劄下浙西淮東兩路檢察遞鋪所根究違滯所在特與究治吏卒嚴加懲戒因而并下沿邊州郡將遞鋪時時警察使不至違滯以起邊防之脈絡以為備禦之先具不勝幸甚

論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總領司糴買奏 紹熙五年

閏十月

臣聞遏糴霸者之所戒閉糴諸侯之所羞而況人主君臨天下一視同仁豈可使有彼疆此界之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卹哉竊見今歲淮東兩浙多被旱潦如常潤揚楚盱眙等處當此收成之時斗米至為錢四百上下無下三百足陌者近日行都米價頓增至煩朝廷輟軍儲給糴以紓目前而米價依舊不減異時春秋之交必大翔踊實為可慮訪聞江西南北州軍間有豐

稔去處設使就彼和糴又恐官司交易易得成擾收糴津運倍有所費據臣愚見不若通商最為上策欲望聖慈行下三路漕司俾之約束沿流州縣不得遏糴如商旅米舡特免力勝稅錢至歲終而止不得妄以他貨阻滯客旅如果有他貨令所至州軍勒客人別用舟裝載依法收稅仍關報前路官司從漕司多出牓文曉諭商旅聞此必須方舟而下不特移粟之惠可以救民而鹽課必增亦以利國事莫便于此者伏候進止

貼黃

此事若行沿流州縣必少虧商稅但商稅少虧不過數月其害甚小淮浙歉甚官司無米不能接濟其害甚大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斟酌輕重捐江湖數州徵商之利起淮浙數州垂絶之民不勝幸甚又云照對淮東總司例于淮東州軍有糴買去處歲豐則淮民實以為利今歲歉則淮民反以為苦欲望聖慈行下淮東總司如合糴買歲計權差官往豐熟州軍就

糴留得淮東米麥通流民間則賈直自平免致乏食

併乞睿旨速賜施行

論朱熹以諫移御而去乞同罷斥疏 紹熙五年十一月

臣輒控誠懇仰瀆淵聰臣近被旨送伴北使回至楚州忽聞煥章閣待制朱熹奉祠不得其故陛下從給舍之請令熹出守聞之道路之言熹因諫移御所以有此除命竊緣移御一事臣凡五次進說未蒙聽從臣寢食之間實不遑處比因接伴回嘗與熹約欲于講筵共獻愚

忠適以北使在廷連日罷講而臣以差充送伴忽忽復
出因與熹别又約各具奏論是以臣于閏月二十八日
在楚州嘗具一劄子附遞入諫朝夕竢命而熹乃因此
事而出則臣實誤熹也熹篤學力行為世儒宗在壽皇
太上兩朝屢經名用以熹剛直不屈雖出即退故天下
高之咸以熹之出處卜治道之隆替幸遇陛下睿聖天
縱求賢如渴即阼之日即諭臣以名熹之意不由薦引
旨自中出故名命既下清議翕然熹再三懇辭陛下再

三趣名人皆謂熹必遭逢陛下有所設施今來未兩月無故而去又非因熹之請乃自特旨識者莫不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而詰其端由乃自臣啟則臣非特誤熹又誤陛下臣舊不識熹自熹入朝方始相見不過一再見而臣已出矣臣與熹卽係故舊雖誤熹不過得罪朋友至誤陛下實得罪宗社臣之罪大所不敢逃欲望聖慈將臣誅斥以警有位臣退當屏處恭俟威命取進止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紹熙五年十二月初九日上時為吏部侍郎

臣聞侍從爲論思獻納之臣于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爲樞密府包拯不當爲三司使而不爲侵越彭汝礪爲吏部侍郎論曽肇不當黜降韓維爲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爲朋比葢知無不言事無不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茍合沈默自全不足爲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三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止貪榮遇則箝口結

舌最爲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顔觸諱必蹈危機然
營已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裁擇
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爲周密不令務
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
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
外之禁固已隳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
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閤門
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

其人本是世家慨慷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佗胄嘗効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藉藉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于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佗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佗胄能言之不知佗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

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秉其機簧鼓于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姧人鼓舞良民嗟怨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為不將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瓘不能為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

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為侍從職侍讀講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況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于此定陛下取捨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為陛

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則乞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為非則臣與侂胄不能兩立退當屏處以俟威命取進止

附日記其日因論韓侂胄姦狀甚悉上諭云只為是朕親戚用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

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乃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悲奏事訖復奏云臣既論佗胄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閤上賜之坐又欵曲問及飢民北使從容久乃賜茶而退到家家申三省入以劄子白廟堂次日閣早上宰執開陳之畧上云韓佗胄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

之說欲以韓侂胄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彭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在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論復經筵坐講疏慶元元年

臣竊見本朝藝祖開寶四年召王昭素賜坐講易自是累聖相承凡有講讀無不賜坐乾興間孫奭坐講時仁

宗尚幼政案而聽之爽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為是熙寧
元年呂公著等請復坐講之舊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于
是韓維等言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
立事體輕重誠為未安請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
重道之意時龔鼎臣等以為不可遂不復行恭惟陛下
留心學問增置講讀當講之日早晚兩講固已有光祖
宗早間御殿一循近例講者立侍不廢君臣之禮晚御
後幄又復舊制講者坐侍且盡君臣之情情禮兩盡古

今所難識者無不竊歎聖性高明區處有道既有施行而講者乃以坐講為非執後世尊君卑臣之見而失先王好善忘勢之誠雖知陛下不得已而從之然使陛下
聖德不明祖宗舊制不復誠為可恨臣今檢到程頤與顧臨辨殿上不講書奏劄繳連進呈頤之本意但欲因此輔養人主重道之心實為可采儻蒙睿覽便見近日坐講罷行為是為非如臣不學固不足廁觀講之列若此禮一復天下通經學古之士必有聞風而起副陛下

之意者矣臣不勝拳拳願忠之至

論定監司奏 嘉定九年 案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竊攷監司之官蓋源流于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員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遂路止置轉運使一人惟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猶不為常熙

豈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廄長而馬益瘠蓋善喻也紹興初年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概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為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趣向同一訟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號令雜于奉行往來疲于迎送蓋不止

如蘇軾之所論具為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攷祖
宗創立之規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
間總于一員或文或武不必干並置庶幾州縣之吏易
于趣向朝廷政令有所總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
姚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止堂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止堂集卷六

宋 彭龜年 撰

奏疏

論正始之道疏（案篇首逾年改元慰壽皇之心及篇末州縣小吏云云是光宗紹熙元年由吉州安福丞除太學博士初所上缺載永樂大典今據名臣奏議補錄于此）

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于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

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于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區區愚忠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惟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于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于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

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于物者稍偏則動于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于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懥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于酬酢萬變宰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

純仁有言君心欲如槃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于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内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啟寵幸私則嫉妬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宮庭未必

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隄防深虞間隙之開便難窒塞在陛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于一出于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于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褻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為得駕馭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為辭實以此門一開奸徒百

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鑒也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知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寖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于一得則功歸于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于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于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

錫祚胤祚胤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然文王之為世子也日問安于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于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浹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謹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敏于為善萬一熏染積習之

餘或移岐嶷沖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讒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晏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審材辨官疏 案此以下諸疏並據名臣奏議補錄舊不著年月

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尚有分别未有混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所不能之人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可任繁劇者于坐鎮雅俗未必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

無遺才易務之恨尚德足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于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于用之不稱其宜如斵梁為杙以金代土甚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下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于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褻小務事一節者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為進

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觖望人各安其官而無

倖心實天下幸甚

乞詔求直言疏

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後世惟

魏相稍識此意每敕掾史按事郡國令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以上相輒奏之相與趙充國議

擊匈奴乃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

十二人非小變也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

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尚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頃年江湖閩浙同日地震惟建昌軍因言失火併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間有地震去處惟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于子弟悪逆時亦有之緣法中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舉按是不可以為尋常而不問也夫至和之氣感于人事大順之治積于閨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不可

得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悪逆而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議紹興和買疏

竊惟和買行于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制議論無成說致煩明詔令廷臣集議臣嘗攷究紹興和買不惟始初數額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

未及施行輒為浮言胥動又復轉易其病全與東漢不能均河南南陽之田相似病根如此雖有良藥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臣叨綴從列敢不罄竭愚慮以備采擇臣嘗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說名者其說正大而易敝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平而不正何謂究實之說正大而易敝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鄉村物力三十二貫科一匹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匹此皆上戶走為下戶之

弊若核實詭戶歸之上戶則物力自寬和買自輕雖以
嚴法行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為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
于此而卒未能革間有不畏彊禦者纔行一二而搖撼
于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無幾何而後日走寄
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就重此
所以不能使之無敝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不正夫
不分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謀無
者皆有亦無隱寄之處可不謂公平矣乎然和買本非

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此不可也或者雖云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今紹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今日猶為仁政若得他州併五等不及豈不幸甚今乃欲引他州刻取之法以例紹興又不可也或者又云和買初敷時官司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户政恐其無物力可恃失陷官錢今既無此慮自可敷紐豈不思支錢而取絹則不及無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

此所以不得謂之正也然則若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于民之物但以版圖未復用度未充不能遽捐之予民旣未能捐之予民則取之之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于平而已矣今旣上四等有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走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爲哉前日田產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敷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貫敷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產人戶和買七萬七千餘匹乞籍

為定數令今後一隨田產推割除受可以絶目前走寄之弊惟是有田産下五等人戸和買計四萬七千餘匹令戸部蠲放四萬四千之數于内除豁逃絶等一萬一千餘匹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著落欲乞戸部更與寛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逐縣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于今來下五等戸合數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内更切根究走寄之數若再根究到走寄之數物力自寛又有上戸買下户之田亦合依

上戸等處起紐和買如此則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豫降指揮令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戸買下戸田產上和買不得過今十萬之額如或有餘卽增上物力錢貫均敷庶幾不致重取于民然此亦只是目前救獘之謀非卽久遠通行之策濟所不及猶在夫人與時國家儻遂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切掃除方始無愧于古謹議

乞寢罷賣田指揮疏

臣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古者制田惟有歸受之法民既壯則受之既老則歸之如此而已未有舉在官之田與民交手為市者也唐許民賣永業田識者猶議其非古况官自賣乎臣竊聞近日斥賣官田此令一出四方之人交口竊議臣甚為朝廷惜此舉措也臣照得在法官田惟許下五等人戸請佃所以優之也官戸及上三等戸不許所以防其侵細民求生之路也今一旦舉而出賣令之曰價高者得小民雖有現耕之田無錢可買

豪民積鏹千萬尋常睥睨小民之田恨不盡取而官司乃為之開其門闢其塗細民之田將盡歸豪民矣昔任其勞而墾治者細民之力也今享其成而膏潤者豪民之利也豪民以錢易田不歸恩于朝廷而細民一旦失田必歸怨于朝廷朝廷但以減二分價為優現佃之人不知現佃之人有錢則方可獲此利無錢則坐視有錢者取田去爾能使之不怨矣乎議者必謂今日國家匱乏之一日出此可得數百萬緡豈不甚利此特小丈夫猾

淺之見何足以謀國哉夫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以復收其輕重得失何如耶仰惟陛下自郎位以來減月樁損經制輕折估寬和買仁心仁聞固已四達然或者猶謂僅能寬州縣之力未必州縣能寬百姓也今賣田之令一出則害徑及百姓矣為人臣不能為人君固百姓之心而乃為人君離百姓之心此臣所甚憂也臣聞向來斥賣官田多以百姓不便而止臣謂與其使之不便而後止則所損已多矣不若不行之為

愈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賣田指揮早與寢罷以安人心以固國本不勝幸甚

論差官賣官田及教閱土軍弓手疏

臣聞法不可以窮天下之情可以啟天下之偽夫先王之為法豈恃其足以治天下哉亦曰吾為之齊量于此而付之人焉耳儻一任法而不任人臣見其法愈密而弊愈不可救也且以賣官田言之夫一邑之間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是四人者朝廷固委之以一邑之事者也

一邑之事四人皆足以任之而獨出賣官田必隔邑差官敵封果何意哉以其邑之官為不足恃乎苟不足恃也則官田何重于一邑況邑之官田非此有而彼無者也彼于此敵封此亦于彼敵封使皆可信之人則何間乎彼此不然以彼易此均無益耳而何為擾擾使奔走往來小則資糧扉屨糜州縣之財大則去彼來此曠職掌之事至有所得官田之直不數千而差官之費已倍蓰者此皆任法不任人之獘故至此也又如教閲土軍

兮手議者已知其非請之朝廷乞止令本州兵官拍試矣臣以為尚非簡便葢月一拍試大州之邑或累十數必未能徧小州亦不下三四邑所謂官兵者月糜其半于道路而後已事焉與賣田啟封之利害何異哉如上二事臣欲乞委邑之令佐使監司帥臣按其功績而為之賞罰庶幾提綱振領使天下無擾擾之患而享清靜之福不勝幸甚

江陵條奏邊備疏 案此以下諸疏舊不著年月今參合宋史本傳當是光宗紹熙

末因劾韓侂冑出

知江陵府後所上

照得江陵府雖名次邊其實西當蜀口東接吳會南控長江北去襄陽止五百里皆是平原曠野别無險要可以據守本府雖是鄂州大軍分屯之地然少壯之卒並戍襄陽守寨之兵多是老弱設有緩急何以支吾所以前後帥臣申飭民兵科條陳乞備邊錢穀不敢少緩者政以其無險可依無兵可恃當形勢最緊之區而無地備禦一分之力若非平時控告朝廷則急緩之際必至

敗事臣素無材術謬當閫寄到任兩月備見本府兵財空乏不容自已謹開析條奏下項一本府廂禁軍皆是烏合之徒全不中用雖有神勁千人除火隊及分戍人外常只有七八百人在寨昔人守禦此地動數萬人猶以為少今僅以數百守之豈不甚可危哉惟是諸縣義勇人數頗多有緒可葺然本出耕農不習軍事自向來歲一教閱進丁退老人猶淬厲不敢怠惰近年本府以財計窘匱不復施行者六七年去年又有指揮令就近

鄉教閱名為便農其實陰廢之爾蓋百姓身習稼穡不便擊刺彊之施為猶不得已若聽其自作自止寧復留心縱使首領得人或能奉行亦無激賞誰復勸勉臣恐義勇自此不復可用矣臣照得義勇之籍正軍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人朝廷歲養萬五千兵無慮衣糧數十萬今歲一閱義勇費不及十之一而遽憚所費致廢萬五千可用之兵誠為可惜本府自將秋苗撥充歲計之後若教義勇亦無米可贍然臣若顧此小費以不教為便

是臣孤陛下使令臣不敢也臣今會計本府義勇一萬五千人若分作三番一歲一教三歲而遍其當教之歲則令進丁退老不教之歲則令如近制自習事藝于鄉如此則費不甚廣而事可常行民不甚勞而藝亦不廢事莫便于此者矣若蒙聖慈以為可行乞自今歲為始仍乞下本路轉運司每歲計實教人數應副合用激賞錢物其口食米令本府自認擘畫伏乞睿照一本府一歲二稅絹不過數百匹苗不過萬石不能當江浙一大

家之人全籍酒稅以養官兵而酒為戎司據其大半之利獨有商稅州用百色取辦于此是以歲計常是不足儲蓄枵然緩急無恃恭惟壽皇聖帝經略恢復留意邊陲知本府素來窘乏故命劉珙守郡之日特撥祠部度牒二千道令其變賣為備邊庫又添撥宣司賑糶米錢十六萬餘貫并廸功銀四千八百餘兩通為錢七千三萬緡有奇其為慮至深遠也後因乾道六年撥充鄂州官兵激賞之後一時帥臣失于執奏自此他司援例接

續請撥或充軍中酒本或充打造戰船或充交點軍馬或充教閱義勇或充總司收糴米斛或充他州賑濟前後共支過五十八萬餘貫去年辰州蠻獠小小作過本庫又支過二萬餘貫現今朝廷行下將從軍之人犒賞一次度所費亦復不貲經此一番支遣朘削殆盡竊惟本府去邊頭甚近去朝廷甚遠萬一緩急或有調發若候奏請豈能及事朝夕思念可為寒心臣愚欲望聖慈監壽皇遠慮如彼念邊郡無備如此將朝廷向來撥去

備邊庫錢計數給還或以度牒或以會子專責帥臣變轉盡行封樁以為他日戎事之備不勝幸甚

貼黄

臣已具錄前後降旨支撥錢數申聞朝廷若大臣開陳得蒙睿覽便知此錢一文已上皆是朝廷支撥即非本司用過今來所乞填償之數于本司歲計即無州郡之錢以備邊方緩急爾臣亦知朝廷窘匱應副州郡之錢不過度牒會子二種但度牒會子惟平時

可以換易若直待緩急然後給降決難支用併乞睿

照

乞權住湖北和糴疏

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臣照得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于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

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家愈覺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于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正蒙朝廷拋降和糴米十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滅裂種而不蒔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踴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

姓困于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况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數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和减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于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于米賤之初而輸米于增價之後甚者家無現儲不免轉糴以償于官焦熬如

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愚極陋蒙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親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照得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糴未足之數候到秋成糴足未准行下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七萬尚有三萬未糴而現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卻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

將現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黄不接

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黄

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

價比之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以上故其交易比

和糴尤易臣計本府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

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設使即日住糴亦不闕

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令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

之時先將米穀糶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將所餘之米糶與外路盤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遏糴之榜尚望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睿照臣罪萬死所不敢逃

奏辰沅州水災劄子

照對本府今年五月以來雨水頻多江流暴漲遂行下

本路諸州取會有無被水去處至六月十六日據沅州申五月二十日麻陽縣被水淹浸推流屋宇四十七家不申損失人口七月二十二日據辰州申五月二十一日溆浦縣被水淹浸入縣其水暴猛第三第四都損失四十一人臣已當時行令逐州給米賑濟及令尋訪損失人口所在殯埋又緣兩州皆邊溪洞亦已令逐州密飭兵備綏靜蠻猺去訖臣竊見入秋以來又復多雨恐傷禾稼朝夕憂惶仰惟陛下焦勞為民尤軫水旱況在

邊郡有此災傷臣仰體聖懷敢不具奏伏乞睿照

乞復湖北主簿省罷稅官疏

照得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稀民淳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為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為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寖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為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即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少知自愛

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為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事盜用官錢現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闊略者也其他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云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鮮有不任其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趣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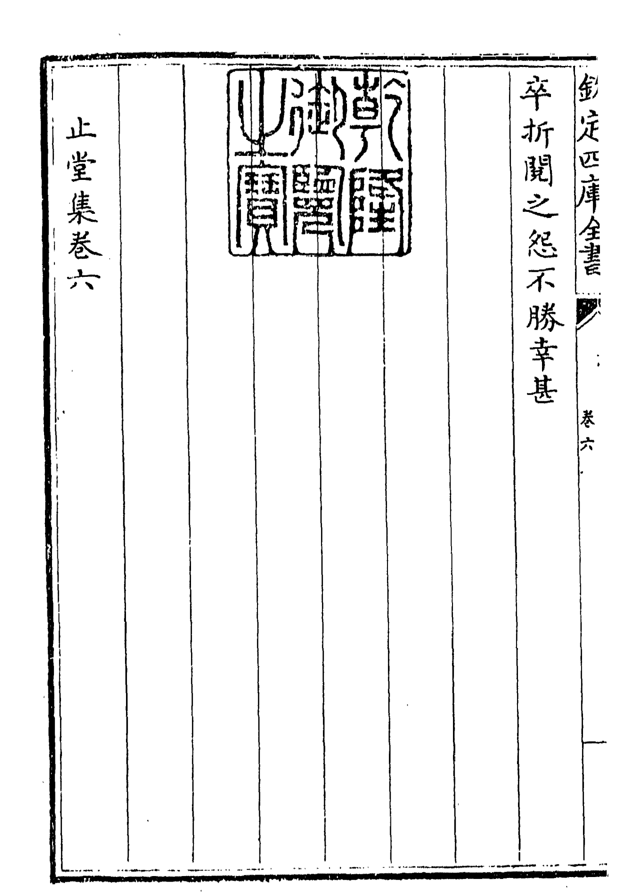
為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舉儻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令文臣卻于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現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别令改注不勝幸甚

論湖北京西楮幣疏

臣竊惟國家興創會子所以濟錢幣之乏若官司有以

權之使之流通不壅然後緩急可恃臣聞湖廣總領所會子當來立法止是許于湖北京西界內行使其襄漢戍兵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兑使而官司無以權之遂使坐賈之人乘其急遽低價以售用是一貫會子止可得五百左右現錢會子既輕商旅不行故戍兵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益輕矣萬一緩急豈不害事欲望聖慈行下湖廣總領所多方措置須使現錢會子官私流通便商旅興販之利免戍

卒折閱之怨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六